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五十五回 金碧峰勸化道長 金碧峰遍查天宮

詩曰：將軍辟轅門，耿介當風立。

請將欲言事，逡巡不敢入。
劍氣射雲天，鼓聲振原隰。
黃塵塞路起，走馬追兵急。
彎弓從此去，飛箭如雨集。
截圍一百種，斬首五千級。
番馬流血死，番人抱鞍泣。
古來養甲兵，萬里當時襲。
乘此廟堂算，坐使干戈戢。
佇看獻凱歸，天師何翕習。

卻說天師劍頭上跳出一個青萎萎的毛頭鬼來，天師起手一指，那毛頭鬼颯地裡一聲響，把個青龍神一扯兩半邊。一會兒一道飛符，一會兒一個紅通通的毛頭鬼，把個朱雀神一扯兩半邊。一會兒一道飛符，一會兒一個白漫漫的毛頭鬼，把個白虎神一扯兩半邊。一會兒一道飛符，一會兒一個黑刺刺的毛頭鬼，把個玄武神一扯兩半邊。金毛道長慌了，左一劍，右一劍；左一劍也殺鬼不退，右一劍也不奈鬼何！一會兒去了四個打頭踏的正神。天師心裡道：「只剩得個狐狸精，卻就好處。」颯地裡一聲響，就飛過一張七星劍去，把兩個狐狸精就砍做了四個。怎麼就砍做了四個？一個兩段，卻不是四個？金毛道長愈加慌了，取出一個寶貝來，望空一撇，撇將起去；復身下來，照天師頭上一下。天師看見他來得不善，閃在一邊，劈臉就還他一個掌心雷，也照著他的頭上一下。兩家子同時鑼響，同時收兵。到了明日，金毛道長又來。天師道：「棋差一著便為輸，今番再不可與他衍文。」望見金毛道長來，就是一個雷。金毛道長措手不及，只得轉身而去。一連三日，一連三個雷公。天師又想：「此人盡有些本領哩！這等的雷公再打他不著，只是虛延歲月，卻不是個結果。」眉頭一蹙，計上心來。

明日，金毛道長又來，天師早早的燒下了四道飛符，遣下了四位天將。金毛道長睜開眼來，看見四面八方都是些天神天將，他不曉得是天師的道令，說道：「這些神將敢是看見我來，遞個甚麼腳色手本麼？待我叫他一聲，看是何如。」叫聲道：「四聖莫非是馬、趙、溫、關麼？」四位天神大怒，說道：「我這馬、趙、溫、關四個字，有好些難稱哩！除非是玉皇大帝，才敢這等稱呼！這廝是哪個？也敢叫我馬、趙、溫、關四個字？」馬元帥就一磚，趙元帥就一鞭，溫元帥就一棒，關元帥就一刀。把個金毛道長嚇了一嚇，說道：「怎麼今日天神天將都變過臉來？」連忙取出寶貝來，望空一撇，撇在半空裡面，一個天將照頭一下子。恰好四大元帥張開眼仔細一瞧，都說道：「原來是那話兒！」馬元帥收了磚，趙元帥收了鞭，溫元帥收了棒，關元帥收了刀，叫一聲：「天師，小神們顧不得你了。」一駕祥雲而去。張天師看見四位天神不奈他何，心裡著實吃力，眼瞪瞪的不得個好妙計，正在躊躇之間，哪曉得金毛道長一下寶貝打將來，張天師也措手不及，只得撇了青鬃馬，跨上草龍而歸。

元帥道：「連日多勞天師。」天師道：「勞而無功，不勝汗顏之至！」元帥道：「西洋地面，原來如此難征難服！」天師道：「多了，他都是甚麼妖魔鬼怪？沒名沒姓，手裡都拿個甚麼寶貝；沒頭沒緒，急忙的不好下手他。」侯公道：「此後怎麼處治他？」天師道：「且去請教國師，看他怎處？」一位元帥去請國師，告訴他，自到撒發國以來，就吃苦了他甚麼總兵官，幸而王明一刀劈了他做四塊。不期今日又出個甚麼道士，自稱金毛道長，又拿了一個甚麼寶貝，一撇撇在半天裡，一會兒掉將下來，就會打人。這都是個沒頭緒的事，教人怎麼好處他？國師道：「西洋夷虜之地，不比我們中國是這等一個樣兒。」元帥道：「天師尊意要請國師出馬，不知國師意下何如？」國師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貧僧是個出家人，佛門中弟子，怎麼說得個出馬殺人的話。」元帥道：「國師不肯見愛，這樁事兒就有些毛巴子樣哩！」國師道：「且待貧僧去勸一番，看是何如。」元帥道：「但憑國師尊意，勸解得一個和，也是好的。」

你看國師把圓帽旋一旋，把解染衣抖一抖，把僧鞋撥一撥，把鬚鬚抹一抹，一手鉢盂，一手禪杖，大搖大擺而去。金毛道長看見說道：「我西洋地面沒有和尚，來者莫非就是南朝金碧峰？待我叫他一聲，看他怎麼？」大叫一聲道：「來者莫非就是南朝金碧峰長老麼？」道長這一聲，就如轟雷灌耳。國師卻低低的答應一聲，說道：「貧僧便是。」金毛道長又高叫道：「金碧峰，我只說你是個活天神、生地鬼；橫推八馬，倒拽九牛。原來你也只是一個人，我也是一個人，你怎麼敢領兵來下西洋，侵我的疆界？你今番認得我麼？你不要走，教你好好的吃我一刀。」照頭就是一刀。國師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貧僧一個光葫蘆頭，怎禁得這一刀，卻不分做了兩個瓢哩！」口便是這等說，心裡又想：「把個禪杖去招架他，又恐怕犯了殺戒，又恐怕動了嗔心；不把禪杖去招架他，又禁不得這一刀？」只得把個禪杖望草地下一劃，這一劃不至緊，就嚇得那個碧水神魚倒退了三五□步，那一刀卻不失了一個空？金毛道長道：「我這腳力，怎麼看見他來，反倒退了幾步？我曉得了，敢是他的禪杖上有個甚麼響聲，驚嚇了他。」卻又把他個碧水魚來夾兩夾，又是一劍來。國師又把個禪杖一劃，那個魚又倒退了三五□步。金毛道長大怒，說道：「好和尚，你敢唬嚇我的腳力麼？」連忙的念動真言，宣動咒語，喝聲未絕，只見正北上狂風大作，走石飛沙。那石子兒兩點相似，初然間還是個麻鵝兒卵，過會子就是雞卵，就是鴨卵，就是鵝卵，就是天鵝卵，兩點的打到國師身上來。國師看見，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這個石頭兒好來得厲害，若是個凡夫俗子，卻不打做了一塊肉泥。」不慌不忙，除了圓帽，露出個光頭來。過了一時三刻，四面八方堆了無數的亂石頭兒。

那道長只說是打死了金碧峰，看了一會，恰好老爺的頭皮兒也不曾紅一紅。金毛道長吃了大驚，說道：「這個和尚果真有些本事，比那道士老大的不同。」連忙的手裡燒了一道符，口裡念了一會咒，喝聲未絕，只見正西上閃出無萬的天神、地鬼、土庶、星宗、石魍、山魘、花神、木魅一干的魍魎，又騎著無萬的龍、蛇、虎、豹、犀、象、獅、彪一干的孽畜，一齊的攢著國師身上來。

國師看見，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只誇口所說自認仙家，原來盡是一干邪術，這成個甚麼勾當？」不慌不忙，取出一粒黃豆來，放在口裡，咬做個查查兒，望正南上一噴。南方火德星君看見佛爺爺號令，不敢怠慢，即時發下火鴉、火馬、火龍、火蛇、火槍、火箭一擁而來，把那一干魍魎，一干孽畜，一個個燒得披衣落角，露出本相來。是個甚麼本相？原來魍魎都是些紙的，孽畜都是些草的。金毛道長看見破了術法，心中大怒，說道：「好和尚，你破了我的法，我就饒你罷？」連忙的唸唸有詞，一口法水，望正東上一噴。頃刻間，烏雲四塞，黑霧漫天，伸手不見掌，起眼不見人。老爺看見，又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你這個掩日法，只好去降外央兒，怎麼來嚇我當家的？」不慌不忙，袖兒裡面取出銅錢大的一塊紅紙來，望西邊一吹，用手一指，喝聲道：「浮雲不散，等待何時？」即時間，浮雲盡掃，一輪紅日斜西。

金毛道長看見自家術法節節不通，大驚失色，將欲收兵回陣，又在番王面前說大了話；將欲不收兵回陣，急忙裡又沒個甚麼大贏手。心里正在尋思，老爺早知其意，說道：「午後不交兵，你且回去，明日再來罷。」金毛道長趁著這個空兒，說道：「今日饒你，明日再來，叫你認得我哩！」

明日又來，只望見國師，更不打話，連忙的念動真言，宣動密咒，把個寶劍望海裡頭一攪。即時間，海水上流，平白地就有幾百丈水，一浪掀一浪，一潮趕一潮。老爺看著，又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偏你會倒海，偏我就不會移山？」不慌不忙，一道信香，竟到靈山會上掌教釋伽牟尼佛處，借過阿難山一座來，鎮在海邊上。自古道：土剋水，水來土掩。何況又是佛門中一座名山，愁個甚

麼水再會上流哩？

國師心裡想道：「這個道士鋪設了他許多的手段，賣弄了他許大的神通。貧僧豈可只是這等袖手旁觀！怎麼得這一國過去。」又想一想說道：「我出家人，第一難做，狠起心去算他，就動了嗔嫌；伸起手去拿他，就犯了五戒。」沒奈何，叫一聲：「韋馱何在？」韋馱應聲：「有！」老爺道：「這個金毛道長，不知他真假何如？你可閃在半天之上，把個降魔杵落將下來，他若果是一個甚麼祖師真人，他自有神通，自然招架得你的杵住。他若是一個甚麼妖邪鬼怪，見了你這個降魔杵打下來，不怕他不現出本相，不怕他不遠走高飛！」韋馱道：「若是個凡夫肉體，卻不打做了一堆肉泥？又傷了佛爺爺殺戒之心。」老爺道：「此人有老大的神通，決不是個凡夫肉體，你放心去來。」韋馱天尊得了佛旨，一駕祥雲而起。撥開雲頭，往下一看，只見那個道士頂陽骨上一道金光，直沖著北天門。韋馱想道：「這個真人不是凡夫肉體，也還不是鬼怪妖魔。卻一件來，佛爺有令，不敢有違。」即時提起那□萬八千斤的降魔杵來，照著金毛道長頂陽骨上，狠著實一遞打將下來。金毛道長的眼有神，早已就看見了，心裡說道：「韋馱天尊今日也變了臉哩！」連忙的懷裡取出一件寶貝來，一撇撇上半天裡去。韋馱的降魔杵望下來，金毛道長的寶貝望上去，一上一下，狹路上相逢，只聽見撞得轟天劃地一聲響。這一響不至緊，金光萬道，紫霧千條，連韋馱天尊站在雲裡也晃了七八□晃，還晃不住哩！韋馱回了佛爺爺的話：「那根杵還像老君爐裡旋燒出來的，挨也挨不得。」老爺心上也吃一驚。此時天色已晚，明日又來。老爺心裡想道：「這個道士除非是借下天兵，才擒得他住。」不慌不忙，除了圓帽，頂陽骨上露出一道金光，直透南天門裡。

玉皇大帝接了信香，即時聚神鼓響，會集大小天神，左輔右弼，左天蓬，右黑煞，左班三□六天罡，右班七□二地煞，還有二□八宿，九曜星君，還有馬、趙、溫、關、鄧、辛、張、陶、龐、劉、苟、畢，還有風雷電雨，森羅萬象，還有諸天諸聖，清淨彌摩，一齊都到。玉帝吩咐道：「今有燃燈佛爺領了大明國寶船人馬征取西洋，現今阻住撒發國，才有一道信香來借天兵一支，要擒住甚麼金毛道長。你們哪一個掛領兵元帥印？」道猶未了，班部中閃出一位天神，身長三丈四尺，一手黃金塔，一手火尖槍，躬身俯伏，奏道：「小神不才，願掛領兵元帥的印。」玉帝看見是個托塔李天王，吩咐交印與他。又問道：「哪一個掛先鋒印？」道猶未已，班部中閃出一位天神來，身高三丈六尺，三個頭六個臂，面如藍靛，髮似硃砂，一隻手裡一般兵器，躬身伏奏道：「小神不才，願掛先鋒印。」玉帝看見是個哪吒三太子，心中大喜，說道：「上陣無如父子兵。今日必然拿住妖道，快交印與他。」

一個正印，一個先鋒，一支天兵，出了南天門。金光閃閃，紫霧騰騰，到了半空中，神風大作，攪海翻江。金毛道長看見四面八方都是天神天將，天兵天卒，密密層層，老大的慌張，心裡想道：「這個和尚盡認得我天上好兩個人哩！」又想道：「若不是這一行寶貝，今番卻就敗了村！」連忙的取出寶貝來，望空一撇。那個寶貝金光萬道，紫霧千條，一變□，□變百，百變千，千變萬，轟天劃地的打將來。打得個李天王也顧不得塔，哪吒三太子也不見了三個頭，一千天兵天卒，走得無影無蹤！枉費了這一日的功勞，全然不曾得用，各自散了。

到了晚上，老爺說道：「只一個道士，怎麼這等厲害？不如我自家出去看他看來。」怎麼要自家去看？原來人有三等好看：若是仙家，頂陽骨上有一道白氣升空；若是妖怪，頂陽骨上有一道黑氣升空；若只是凡夫身體，頂陽骨上只有三尺火光。故此老爺要自家去看一看。老爺撇了色身，現了真體。一道金光，聳在半天之上，高張慧眼，只見這個金毛道長頂陽骨上有一道白氣，正沖著北天門。那白氣之內，卻又照出一道金光；那金光之內，卻又現出一個真體。怎麼樣的真體？原來有三丈四尺多高，圓眼紫髯，身穿皂袍，腰繫玉帶，髮似廣膠一般黏住在一處，戴一頂小小的束髮金冠。

老爺道：「此人不是凡夫，不消說了。卻又不是妖魔，卻又不是甚麼仙家，卻又不是甚麼祖師，仔細看著，還是哪一位護法的天神？這等一個天神，怎麼千難萬難，拿他不住？我想當年間，大鵬金翅鳥發下了一個狠誓，說道：『要吃盡了中生的腦蓋骨。』這等兇神也不曾出得我的釘子，怎麼今日反不奈一個小神何？」

到了明日，金毛道長又來，國師老爺又去。金毛道長也不管甚麼三七念一，就把寶貝掀在半空中，照著老爺的頂陽骨上打將下來。老爺看見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善哉！善哉！」只念得一聲佛，頭頂上就現出一朵千葉蓮花來。那千葉蓮花筆聳的直上，照著寶貝，就托在半天雲裡。那蓮花瓣兒看看的要收拾起來，金毛道長恐怕收了牠的寶貝，劃喇一聲響，收回去了。金毛道長說道：「這和尚是有些來歷，怎麼一個光頭，就長出一朵千葉蓮花來？不如再奉承他一下。」那寶貝一聲響，又望著老爺的頂陽骨上打將下來。老爺又看見，又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善哉！善哉！」又只念得一聲佛，袖兒裡就跑出一個白盈盈的象來。那象一長，就長在半天雲裡，便撐著個寶貝。撐了一會，象鼻兒漸漸的捲起寶貝來。金毛道長生怕收了牠的寶貝，劃喇一聲響，卻又收回去了。金毛道長說道：「這個和尚越發古怪，怎麼袖兒裡就走出一隻象來？不如再奉承他一下，看是何如？」那寶貝一聲響，又望著老爺的頂陽骨上打將下來。老爺又看見，又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善哉！善哉！」又只念得這一聲佛，腳底下就走出一個青菱菱的獅子來。那獅子一長，也長在半天雲裡，便撐著個寶貝，撐了一會，獅子又漸漸的長將起來。金毛道長怕帶了他的寶貝去，劃喇一聲響，卻又收回去了。老爺道：「只是這等搬鬥，卻也不是個長法。況兼此人不知止足。不如也是閃他一個空，閃他回家去坐兩日？待我自由自在，細細的查他一番。」怎麼閃他一個空？原來把個色身以生作死，閃他一個空快活。果然的金毛道長不知止足，那寶貝一聲響，又望著老爺的頂陽骨上打將下來。老爺照水一指，水圍而去。金毛道長只說是打壞了老爺，不勝之喜，鞭敲金鐃響，人唱凱歌聲，回見番王，鋪展他這一段大功。番王安擺素宴，款待道長。一連兩三日，還不出門。

那曉得國師水圍而歸，見了元帥，把前項的寶貝細說了一遍。元帥道：「多勞國師。怎麼得他停帖？」國師道：「元帥可標下幾條封條，把貧僧的佛堂封起來，許明日辰時三刻開封。貧僧還有個處治。」元帥一面奉承。

老爺走進佛堂裡面入定坐下，外面貼了封皮。一道金光，竟到靈山會上，見了釋伽牟尼佛，說道：「撒發國出下一個真人，自稱金毛道長，約長三丈四尺，圓眼紫髯，身穿皂羅袍，腰橫玉帶，頭戴束髮小金冠。不知佛門中走了哪一位護法天神？」牟尼佛唯唯諾諾，細查了一番，佛門中並不曾走了一個甚麼護法天神。一道金光，竟到東天門火雲宮裡，見三清老祖，說道：「撒發國出下一個真人，自稱金毛道長，約長三丈四尺，圓眼紫髯，身穿皂袍，腰橫玉帶，頭戴束髮小金冠。不知玄門中走了哪一位護法天神？」三清老祖唯唯諾諾，細查了一番，玄門中並不曾走了一個甚麼護法天神。一道金光，竟到南天門靈霄殿上，見了玉皇大大尊，說道：「撒發國出下一個真人，自稱金毛道長，約長三丈四尺，圓眼紫髯，身穿皂袍，腰橫玉帶，頭戴束髮小金冠。不知天門中走了哪一個護法天神？」玉皇大帝唯唯諾諾，細查了一番，天門中並不曾走了一個甚麼護法天神。這三處中間，怎見得就都沒有走了一個？原來佛爺認定了身材、面貌、服飾，彼此身材相同的，面貌不相同；面貌相同的，身材不相同；身材、面貌相同的，卻又有服飾不相同；服飾相同的，卻又有身材、面貌不相同。故此三處中間，都曉得沒有走了一個。

佛爺想道：「敢是一個甚麼惡鬼麼？」一道金光，竟到幽冥地府森羅殿上，見了□帝閻君，說道：「撒發國出下一個真人，自稱金毛道長，約長三丈四尺，圓眼紫髯，身穿皂袍，腰橫玉帶，頭戴束髮小金冠。不知是你地府中走了一個甚麼惡鬼？」□帝閻君唯唯諾諾，細查了一番，地府中並不曾有個甚麼惡鬼臨凡。佛爺道：「敢是甚麼水神麼？」一道金光，竟到四海龍宮海藏裡面，見了四海龍王敖家一千兄弟，說道：「撒發國出下一個真人，自稱金毛道長，約有三丈四尺，圓眼紫髯，身穿皂袍，腰橫玉帶，頭戴束髮小金冠。不知是你海藏中走了一個甚麼水神？」四海龍王唯唯諾諾，細查了一番，海藏中並不曾有個甚麼水神思凡。龍王道：「依了佛爺爺的話語，還像個天神，不是我們地下裡的。」佛爺道：「還是個甚麼天神？」想了一想，一道金光，竟到大羅天上八景宮中，見了三官大帝，說道：「撒發國出下一個真人，自稱金毛道長，約長三丈四尺，圓眼紫髯，身穿皂袍，腰橫玉帶，頭戴束髮小金冠。不知是你大羅天上走了一個甚麼天神？」三官大帝唯唯諾諾，細查了一番，大羅天上並沒有個甚麼天神思凡。

佛爺道：「豈可一個天神，就沒處查他！」只見三官老爺供桌下面，一個小小神祇說道：「既是天神，愁尋他不著？」佛爺道：「那供桌之下，說話的是個甚麼神祇？」三官大帝說道：「是小神護法的神奶兒。」佛爺道：「叫他出來我看著。」神奶兒聽見叫他，不敢怠慢，爬將出來，繞佛三匝，禮佛八拜。佛爺看見神奶兒，初然問只是核桃兒大，次二就長得有桃子大，次三就長得

有癩葡萄大，再長一長，就有黃瓜大，再長一長，就有菜瓜大，再長一長，就只有菜瓜大，不滿一尺之大。佛爺道：「你這些小神祇，怎麼也來饒舌？」神奶兒道：「佛爺在上，不是小神誇口所說，小神終不然生下地來就是這等矮小。只因水府老爺收拾得這等矮小。若論當原先的時節，夜來不敢長伸腳，恐怕蹬翻切利天！」佛爺道：「原來你也有幾分厲害哩！」神奶兒道：「小神出身還有許多的話。」佛爺道：「是個甚麼話說？」神奶兒道：「小神的父是天上一條龍，小神的母是山下一隻虎，相交卻生下小神來。故此小神這如今還是龍的頭，虎的身子，龍的鬚，虎的爪。三分像龍，其實又不像龍；七分像虎，其實又不像虎。父親看見小神有三分像他，和小神取個名字，叫做混江郎。母親看見小神有七分像他，和小神取個名字，叫做下山子。父母兩下裡相爭起來，把小神丟在一條無深不深的溝澗裡面，一個歸天去了，一個歸山去了。小神坐在深澗裡，身上又寒，肚裡又饑，自小兒就不學好，專一的攔住路上要吃人，把個來往經商老少客旅，就吃得他一不了，二不休。漸漸兒路絕人稀，骷髏骨堆裡有山般大，又有個甚麼人敢來麼？沒得吃，把地下的走獸也吃個乾淨。又把天上的飛禽，也吃將起來。過一個，吃一個；過兩個，吃一雙。連天上飛的鷓鴣，身上沒有肉，也要拔它幾根毛。故此這個澗，就號做鷹愁澗，又號做骷髏潭。這叫做是個老虎不吃人，壞了名色在那裡。有些甚麼咬嚼罷？忽一日，有一個老者來此經過，鬚鬢雪白，皓齒童顏，分明是個好老者。小神餓得慌，哪裡管他甚麼好？扯著他就要吃。原來那老者有個五圍三出之法，一下子土圍去了。」

畢竟不知這個老者是個甚麼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